

雁郊原乡

红灯牌收音机

陆亚利

性。九点多关掉收音机，黑夜淹没寂寥的屋场，稀疏几声犬吠，惊扰老年人的梦乡。

酷夏的夜晚，经历整天烘烤的大地，半晌散不尽余温，房子里憋闷得透不过气来。正堂屋前的禾堂坪，横七竖八铺放着草席、竹床、竹椅、门板，贪露乘凉的人或坐或躺，摇着蒲扇。那时乡下还点不起蚊香，几根油纸伞把粗的蚊烟不顶用，拍打蚊子的巴掌声此起彼伏。堂哥把收音机搬出来，搁在堂屋石基础上，让大家一起听着广播，聊着家常，消暑纳凉。收台众口难调，有的爱听新闻，有的爱听样板戏唱腔，小孩子闹着听儿歌。堂哥不时扭动旋钮选台，收音机发出啾啾的无线电啸叫声。说着说着新闻，突然扭转到一首熟悉的歌曲，几个人异口同声喊“好好好听，莫动哒莫动哒”。扭到粤语“广东人民广播电台”，年轻哥哥牛叫似的跟着打粤语，逗得一坪乘凉的人笑得前仰后合。中波频率听腻了，转到短波频道搜台，干扰声叽里咕噜，外省外国电台的声音飘忽不定，吓得堂哥赶紧快速扭过。大家心照不宣，噤若寒蝉，只当没听见。

生父读过几册书，抗美援朝志愿军复员回乡，当上生产队会计，又是老党员，一向关心时事。队里订的一份日报，个把星期才得送到，基本上由他一人包读。每期的农村财会辅导和中国民兵杂志，一字不落地念读，遇到生字就用白字混过去。旁听堂哥家收音机不自主，听定时播音的有线广播不自由。生父省吃俭用，下了很大决心，买回一台红灯牌小收音机。黑色，新华字典大小，配有皮套，使用五号电池。爱不释手，清早起床就开起，中午散工回家也要听一会。晚上，放在枕边听，伴着收音机入眠，电台没了节目，嗡嗡响的电波声响到天

劝诫的艺术

王之铤

话扰乱了任我行的思路，他急忙问道：“是什么？”哪知向问天心直口快，脱口而出：“大错特错！”

好嘛，此话一出，任我行立时大为光火，喝道：“大胆！”结果向问天也是性情之人，见教主发怒，竟继续说道：“教主您不管教内事务，如今万不可一错再错啊！”话是好话，然而这时说这话，无异于火上浇油。果然，任我行火冒三丈：“你是在质疑本教主？竟敢以下犯上，你好大胆子！”怒中说气话是话赶话，任我行又加上一句：“向右使若对本教不满，可自行离去。”向问天也是正在气头上，一怒之下离开了黑木崖，二人不欢而散。

我们仔细分析一下，向问天之错，归根结底在于他不懂劝诫的艺术，尤其是劝诫自己的上级。首先，要明白自己的处境。劝诫上级，对方听不听得进去，会不会有所改进，都掌握在对方手里，你是不可能强求的。那么我觉得，最好的方式，就是引导对方进行思考，让对方做出正确的选择，而不是逼迫对方做出选择。并且要时刻注意一个原则，对方是你的上级，

吃亏比吃苦更重要

邓湘源

苦；二是敢于吃亏。俗话说，钱是黄连树，不苦不得来。同理，工作、事业、幸福生活也是苦出来的，怕吃苦、少吃苦、不吃苦，肯定是不行的，不可能获得成功，也无法创造一切人间奇迹。所以，乐于吃苦、善于吃苦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基础、前提和条件。但是，为什么许多苦边出身的、奋斗了一辈子也苦了一辈子的人却没有成功呢？原因千万条，归根结底是一条：他们怕吃亏！自己投资怕吃亏，跑了机会；与人合作怕吃亏，丢了朋友；男婚女嫁怕吃亏，误了终身！

从这个意义上看，吃亏比吃苦更重要

明。耗用大把电池，生母有些心疼，争吵中摔坏过几次，修好照旧一日开三回。手头紧，省下钱不买纸烟抽旱烟，也要买两节电池。生父后来患恶疾，生命中最后时光，整天听着枕边的收音机，缓解全身蚁噬一般的疼痛。按风俗入殓时，除牙刷、口杯、毛巾、梳子等日用品外，家人特意加上纸烟、谷烧酒、字牌、收音机四样生前最爱，入棺随葬，祈愿生父如在生一样，保持军人的干练与豪情，潇潇洒洒生活。

受生父影响，我吵着要养父买了一台红灯牌小收音机。传承生父爱不释手的习惯，一有空就打开。白天午后基本没有中波台，短波收不到信号，也要旋来扭去，渴望收获意外的电波。入夜，电台云集，听了新闻听音乐，听了广播剧听评书，听了科教专题听电影录音剪辑，直至搜不到本地台，还意犹未尽。夜深中波台不多，短波台擦开更远更宽的世界，拔高我的见识和心气，连做梦也多了一重色彩。晚上抱着入睡，养母经常半夜替我关收音机。初高中阶段寒暑假，机子使用过度，老出毛病，胡乱拆修，弄坏过好几台。养父母似乎明白，听收音机好比读书看报，总没什么坏处，坏了，又凑出皱巴巴十来块钱，叫我再买一台。

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开明一点的农家，买上台式红灯牌收音机，畅享精神食粮。人们爱听传统的评书，单田芳的《隋唐演义》、刘兰芳的《杨家将》、袁阔成的《三国演义》风行城乡。王刚的现代评书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，迷倒一批年轻人。记得双抢大忙的一天中午，曾是大队宣传队骨干的魁瑶，家里一丘田还剩一小块未插完，急忙洗脚上岸。问他为何不插完再收工，他笑着回答：“嘿嘿，赶快点几，评书《杨家将》一点钟开始，晚了就听不全哒！”那时，我已上大学，用助学金买过八块钱一台的袖珍收音机。晚自习以后，同学们戴上耳机，蒙在被子里听。一早醒来，睡眼朦胧，脱落的耳机里，还在发出飞蚊似的嗡嗡声。大三时，洞庭湖边的舍友，家里靠种棉花富起来，买回一台进口调频调幅双卡立体声收录机。早中晚开响，调频广播无一丝杂音，袖珍收音机相形见绌，躲进抽屉。

时代变了，收音机藏在汽车附在网络，用声音传递五彩缤纷的信息。晨练老人手里的收音机，已是调频数码调谐式。网上输入红灯牌收音机，显示海量收藏条目和图片，感觉很亲切很亲切。

一定要注意说话的语气和分寸。

再者，身为上级，自然是有强悍的实力，以及骄傲的资本。可以这么说吧，人上人者难免都有傲气，此乃人之常情。在劝诫中，如果触犯到对方骄傲的灵魂，这次劝诫基本上宣告失败了。再来看向问天的言谈，本来说的有理有据，任我行也确实听进去了，结果他话锋一转，说任我行做错了。本来任我行便是一个霸道之人，这下被部下质疑了自己的决定，还被部下点评了一番，他心里能好受吗？就算言之有理，从面子上来说，他也不会承认啊！结果，二人谈话的中心便从“东方不败篡权的可能”转到了“教主的决策失误”，这下可好了，任我行如果承认错误，再去避免了东方不败，那不是打自己的脸吗？这不是告诉教徒，我任我行毫无识人之明吗？

于是乎，任我行的重点彻底放在了向问天对他的质疑和不敬上，对东方不败的罪行是再也听不进去了……

语言的艺术就是如此有趣，有时只是多说一句话，便可以让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。且不说言多必失，就算非多说一句话不可，也要审时度势，再三斟酌自己的遣词造句，方可将这句话公之于众啊！

2016年5月23日 星期一

编辑:何 芬 校对:刘 超 版式:欧阳梅

党 徽

陈章鸿

那一年，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参加了几次党组织学习后，有机会列席支部党员大会。这是一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党课。说实话，我听得有点心不在焉。支部书记讲完党课，接下来就是自由讨论。坐我旁边的是一位老同志，退休老党员，除了外套上佩戴着一枚釉面有点磨损的党徽，就是一位七十多岁普普通通的老人。他忽然问我：

“小陈，参加学习了是吧？”

“参加了啊。”

“学了党章吗？”

“学啦。”

“能背一段吗？”

我有点蒙，但在周围几个老同志饶有兴趣的目光下，又不甘示弱，于是开始背。

我背得断断续续，心里发虚，越发背不出。这时，一个带着浓重方言口音的普通话响起：

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，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，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。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。”

老人带着我一起背诵党章，我不记得究竟背诵了多少，直到周围响起热烈的掌声，让我对党组织学习有了不一样的理解，我想我应该学的更多。

过了一年，我入党了，在去举行宣誓仪式的路上，这位老同志又坐在我身边，干净的白衬衣上依旧佩戴着一枚釉面磨损更加厉害的党徽。在路上，老同志问我：

“小陈同志，入党誓词背了吗？”

虽然宣誓仪式都是面对党旗，旁边就有写在红纸上的入党誓词。但我还是背的滚瓜烂熟，我举了举手中的党旗和入党誓词，很响亮地回答：“背熟了！”

老同志拍了拍的肩膀。

过了几年，我已经是支部书记了，这一年“七一”，组织了一个“佩党徽、重温入党誓词”党组织活动。在通知的时候，我特意给老同志送去一枚崭新的党徽，他已经八十多岁，身体很不好。家人都表示，就不要让他参加这次党组织活动了。我也劝了劝他，以身体为重，养好身体下次再参加。他发了脾气，黑着脸不说话。

活动那天，他在儿子的陪同下来了，干净的白衬衣上佩戴着崭新的党徽。明媚的阳光下，面对鲜艳的党旗，微微颤颤举起右手，用他那带着浓重方言口音的普通话和我们一起重温入党誓词：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，履行党员义务，执行党的决定，严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忠诚，积极工作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永不叛党。”

他去世的时候，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，他儿子私下的和我说，在抢救的时候，那件白衬衣连同党徽都让医院的护工弄弄掉了，在去世时，他就念叨这个。

按照惯例，我要代表单位为老同志写一份简短的悼词。我翻开他的档案：上世纪50年代参加工作，入党，一直在单位干到退休，档案里除了入党材料和几份单位“评先评优”审批表格外，与其退休工人档案都差不多。

我带着一枚新党徽和不到两页纸的悼词参加他的追悼会，他老伴一定要自己把党徽给他戴上，抹平衣服上的褶皱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老同志的样子、甚至名字我都模糊了，但那一枚党徽，总闪亮在我的记忆里，每当我感到迷茫，心情浮躁的时候，总有一个带着浓重方言口音的普通话背诵的誓词在耳边响起。